

起初只是因為同事喜歡餵浪貓罷了。

那時蘇樓剛進公司，和同事才剛變得熟悉，擁有俏麗短髮的同桌便在下班後拉著他去公司旁邊的小巷子裡餵食浪貓。

初來乍到，蘇樓沒放棄這個能和同事關係變得更友好的機會，於是便應了下來，隔三岔五就陪著同事餵貓，同事也會在工作上多照顧蘇樓一點，一來一往間，蘇樓逐漸熟練餵貓的動作，有時還會有不怕人的小貓親暱地蹭他的褲管，把金色的貓毛留在聚酯纖維編織而成的西裝褲上，所幸西裝並非訂製款，布料也不是什麼貴重的天然纖維，也就任由牠蹭了。

蘇樓雖對小貓沒有好感，但也不討厭，在同事面前裝作喜歡的樣子算不上困難，可這種禮貌性的喜歡好像被那個看似單純的同事誤會了——他可沒料到有天得自己去餵貓，只因為同事要跟男朋友約會，沒辦法到場。

提著裝滿貓罐頭和肉泥的塑膠袋，蘇樓嘆了口氣，任命蹲在巷口餵那隻棕色眼睛的橘貓。沒有同事探究的目光，蘇樓臉上失去微笑，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還得額外付出精力與時間讓他有些懊惱，要是當初說自己對貓過敏而拒絕，現在也不會多出這麼多麻煩事——低頭撫摸著吃罐頭的橘貓，蘇樓百般無聊地思考著餵貓的投資報酬率時，眼前突然出現帶著一大塊暗色髒污的運動鞋尖讓他怔了下。

還沒等蘇樓抬起頭來，那人便在他面前蹲下，而蘇樓在看清那塊污漬事實上是新鮮血跡後，也噤聲不語。他們之間的橘貓依然小幅度甩著尾巴，一口一口舔著魚肉罐頭，嗅見血腥味道也毫無逃開之意，甚至都沒注意到幫自己順毛的手已經停了下來。

蘇樓聽到自己心跳的回音在兩人的沉默中以身軀為室逐漸放大，過了幾秒，蘇樓聽見巷子深處傳來叫罵和腳步聲，並且在聲音源頭到達這條巷子的底部時停了下來。

蘇樓依舊沒有抬頭，但他能感受到銳利的視線，像刀一樣刺在他的頭頂，彷彿只要他有任何一絲不對勁，這把具象的刀就會變成真正的、閃著銀輝的利刃，將他的頸動脈割開。

他在心裡做了幾次深呼吸，不動聲色地繼續摸著貓咪，並用不大不小，剛好可以傳進巷子裡的音量，平靜地對眼前的人說：「這隻貓很可愛，對吧？」

那人沒回話。

巷子裡的人觀察幾秒後，打定這人不是他們要找的人，便踩著急促的步伐離開了。蘇樓鬆了口氣，終於抬起臉——接著他便與一雙冰藍色的雙眸對上眼了。

那人戴著黑色口罩，大半張臉都被深綠色防風外套的帽子給遮住，除了越過帽簷躍出的幾縷黑色髮絲和那雙藍色眼睛，他根本無從得知關於這名青年樣貌的其他資訊。

此時，青年也直勾勾地瞪著他。蘇樓嚥了口唾沫，青年莫名其妙的瞪視讓他有些沒有表現出來的後怕，他順毛的動作沒停，臉上也依然沒有出現任何異樣，心裡卻認真思考如果馬上往後跑，脫身的機率是否大於一半。

猶幸青年並沒有打算對他不利，甚至沒打算問蘇樓為什麼幫他。他只是向蘇樓點了點頭表示感謝，便站起身匆匆離去，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大樓間交錯的陰影之中，蘇樓才放鬆全身緊繃的肌肉，並深深嘆了口氣。

感謝上帝放過他一條命，還讓他有理由拒絕幫同事餵貓。

在這之後，蘇樓的時間被工作和應酬佔滿，讓這件他本就沒有放在心上的事情沉入記憶更深處，此去經年，蘇樓看著紅沙藍色的眼睛，突兀地想起了那個莫名其妙的夜晚。

於是他盯著紅沙，如囁語般喃喃道：「你的眼睛也是藍色的呢。」

「什麼？」紅沙挑起眉，對蘇樓沒頭沒尾的話表示不解，而沒打算提起這件往事的蘇樓只是搖搖頭，「沒什麼，只是想到以前餵過的貓。」

「牠的眼睛也是藍色的。」

End*